

世界大师
散文坊

德富芦花散文选

上天给我的 启迪

丛书主编 冯道如

[日] 德富芦花 著 阿丽西娅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大师散文坊



上天给我的启迪

德富芦花散文选

丛书主编 冯道如 [日] 德富芦花 著 阿丽西娅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天给我的启迪: 德富芦花散文选 / (日) 德富芦花著; 阿丽西娅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世界大师散文坊)

ISBN 978-7-5399-6035-7

I. ①上… II. ①德… ②阿…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9500 号

书 名 上天给我的启迪——德富芦花散文选

著 者 (日) 德富芦花

译 者 阿丽西娅

责任编辑 黄孝阳

丛书主编 冯道如

特约编辑 占 晖 朱家许

文字编辑 王奕翔 唐弯弯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35-7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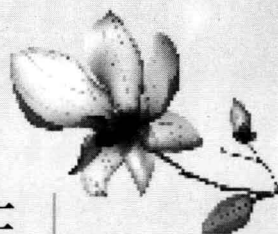
自然与人生 1

对话大自然	2
写生帖	39
湘南杂笔	77
灰烬	126

蚯蚓的呓语 155

致故人	156
都市逃亡记	169
往事杂忆	184
草叶的低语	194
独语	215
亡灵录	226
落穗掇拾	234
麦穗稻穗	259
熊的足迹	286
红叶之旅	306

自然与人生



昔时，先贤尚且自谦云：吾不过于真理之大海边，拾得几片贝壳而已。

如今，我将凡眼所见、凡手所录之写生文，摘取数页，题为《自然与人生》，公之于世。僭越之罪，恐难逃遁。

望读者幸恕！

明治三十七年七月
芦花生识

对话大自然

我们的这种生活，
可以远离尘嚣，
倾听树木的交谈，
涓涓流淌的小溪如卷卷书籍，
路边小石也寄寓着神的教诲，
这里的万物都有启迪心灵的益处^①！

——莎士比亚

空山流水

有一年的秋季，十月末。我独自一人坐在鹿股河畔的石头
上。鹿股河为盐原帚河的支流。前一夜，秋风萧瑟，红叶飘零，
片片红叶散落于河床，满地落红。河流两侧，皆是挺拔峭立的
峰峦，夹着一带细长的青空，仿佛天上也有一条河流经过似的。

时值秋末，河水近乎枯竭，只有河底的细流，在一块块乱
石中间涓涓流淌。河流在峡谷之间蜿蜒奔波，曲折而下，那潺
潺流淌的河水，从远处仍可以看到。恰巧有一座高山挡住河水
的去路，远远望去，仿佛河水已被山峰吸入体内，又好像这山

^① 这段话引自莎士比亚名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

怜爱地把水流抱在怀里，说道：“就留在这儿吧，流进村庄有什么好？留下吧，留下吧。”

然而，那柔细的水丝，与河床千百颗小鹅卵石温柔地擦肩而过，然后依然执着地潜入缀满红叶的水栅，歌唱着、闪烁着，像个年轻快乐的孩子，向前奔去，享受着美妙的旅程。静坐在石头上，仔细聆听溪流这甜美和谐的歌声，我想象不出有何事物，能与她那抚慰人心的乐曲相媲美。有一种声音！是些微和风自山巅的松林吹拂而下？还是无人弹奏的鸣琴的神秘声音？这里的每棵松树都是一把竖琴，在风与太阳的拨弄下，演奏着悦耳的曲调。坐在石头上，我的心儿却被流水带走。潺潺的流水渐行渐远——啊，但在我心中，似乎依然能隐约听见那琤琮玎玲之声。

至今，夜半梦醒，潜心聆听，似乎仍能听到，那甜美悦耳的美妙声音从远处传来。

渔 网

十月，御最期河畔的芦苇，渐渐变得枯黄。这儿的村民们，便开始做些捕鱼的活儿——挂起了渔网，而且直到翌年的三四月份，才开始收网。那时，稚嫩的芦根仅两三寸长，颜色呈紫色。远远望去，一片片红褐色的渔网，点缀在冬天枯寂的旷野里，一目了然地显露出河水流经的路径。

在靠近霞之浦的土浦附近，我看到渔网非常大，需使用滑轮才能操作。渔夫们守在河边的小屋里，不分昼夜，每隔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就提起网来查看一次。他们要在这些小屋里度过大段的时光，所以在里面储备了食品、烟草、盛放食物的容器、提灯，有时搁板上还放一瓶酒。捕捞到的主要有鲤鱼、鳊



鱼、鲫鱼和龙虾等。

在逗子一带，村民们在水面上搭起了简易的脚手架，用来在架上悬挂渔网。他们不时地走过来，将渔网提起来查看。捕获到的鱼主要是鲮鱼，偶尔有一些虾虎鱼和龙虾。这些网与其说实际效用很大，不如说是冬日景观的一种点缀。

当冬季的风渐渐停歇，空气中便充满了萌动的诗意。在乡村路两旁的树篱丛里，早梅开始绽开清丽、烂漫的笑靥。伫立在田越桥上，可以看到略显荒寂的村庄之间，有五六只渔网悬挂在绿色的麦田里。这些渔网，循着蜿蜒流淌的溪水排列。近处的网面很大，远处的显得较小，在阳光下，宛若一幅图画。忽然，一只渔网落入水下，接着另一只落下。尽管这些起落动作是在静默中完成，却使这幅阳光下的图画显得生机盎然。

落日已经将逗子的群山涂上了一层紫色。接着，落日的余辉将村庄镀上一层蔷薇色的光，将绿色的麦田变成黄色。夕阳用她那缕缕柔情，轻抚世间万物：她温柔地抚摸着沿田间小径归家的农夫，以及他肩上扛着的锄头；御最期河的河水比别的时刻清亮百倍。每个悬挂在河水上面的渔网，都宛若一团明亮的红色火焰，其映在水底的倒影，频频惊走附近水流中游弋的鱼儿。

不久以后，夕阳落下。随着神武寺悠扬的晚钟在暮霭中不再回荡，那蔷薇色的晚霞也渐渐从天空中褪去。夜幕悄然降临这个山脚下的村庄，在夜空中，一弯新月散发出淡淡的幽光。河水蜿蜒流淌，在夜色中泛着银白色的涟漪。

俯首凝望流经身畔的溪流，你会看见，一弯水晶般晶莹的新月在溪水中漂浮着。旁边一只渔网的影子，在夜色中隐约可见。而每当有一条鲮鱼游过，在河水里搅起圈圈涟漪，渔网也



随之跃起，仿佛是要掬住那欲顺水漂走的月亮似的。

农家炊烟

我爱烟，爱那从乡村农舍上升起的炊烟。每当我看到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升起，我的心中便感到一种满足和恬静。

然而，市井的浊浪已经波及乡村，乡村生活中的淳朴之风正在消失。赌博、淫乱、奢侈、游手好闲、自私自利等恶习几乎侵入了每个家庭。每当我看到这些，我甚至希望这些房舍和人在火中付之一炬，尽管与毁灭相比，教育和感化是更好的手段。

如果我能够做到，我会向每一个乡村赠送三件礼物：一名好医生，一位好老师和一位好牧师。

好学校、好教堂和好诊所，这三类设施是构建一个健全村庄的三个最必要的要素，而健全村庄是构建一个健全国家的基础。

果实结得过多，树枝容易折断；国家只知敛财却不用之于民，则必然要倾颓。希望我们的国家看得更高远些，就像那从简陋农舍上升起的炊烟，悠悠直上云霄。

杂木林

东京西郊，直到多摩河一带，有一些丘陵和山谷。

几条山径纵贯着丘陵和山谷，蜿蜒曲折，连绵不断。谷底有稻田，沿着山谷，一条清澈的溪流缓缓流淌。顺着溪流走，偶尔会有水车映入眼帘。丘陵多被开垦成了旱地，随处可见残留的一小块正方形的杂木林。

我爱这些杂木林。



林中以檜、栎、榛、栗、枹等树种居多。大树稀少，多数为树木被砍伐后在树桩上簇生的幼树。林中的草地收拾得十分整洁。间或有赤松和黑松，高高耸立着，树冠如一顶皇冠，其华丽的羽状枝叶向外横展，如林中的神祇，炫耀着帝王般的气势与姿态。

下霜后，那满林的黄叶和红叶，如无数只黄蝴蝶和红蝴蝶，在枝头依依地驻足，在风中翩翩起舞，让人不再向往红叶醉舞的枫林。

待树木黄叶尽脱，林中的千万条枝梢潇洒地在寒空中恣意伸展，那真是一番别样的景致！日落时分，林中暮霭弥漫，在空中延伸的枝梢被落日的余辉镀上一层淡紫色。明月有如银盆，景致更为迷人。

春天来临时，林中树木吐出无数新芽，浅褐，新绿，粉红，淡紫，嫩黄……呈现出各种柔和之色。此情此景，令人留恋驻足，忘记了此时正独傲争春的樱花。

绿叶扶疏时节，漫步至林中。那片片绿叶沐着阳光，犹如一柄柄小巧玲珑的碧玉小折扇，在你的头顶撑开无数的叶荫。丝丝透射而入的光线，在你的脸庞上投下斑驳的绿影。倘若假寐片刻，那梦或许也是绿色的。

秋雨过后，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蘑菇从林地上探出头来，好奇地倾听着林子周围胡枝子和芒草抽穗的声音。林中女郎花和萱草惬意地蓬生，大自然在这里营造了一座秋天的花园。

有月时美，无月时亦美。在风清露冷之夜，在林边独自漫步，聆听松虫、铃虫、饕虫、纺织娘在林中鸣唱，那无数细碎而甜美的歌声，如秋雨轻抚着大地。此时，树林也成了一只秋虫的笼子，这真是太迷人了！

芦 花

“芦花并无特别美丽之处。”清少纳言^①曾这样写道。然而，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更爱芦花。

在东京近郊，从洲崎到中川河口和江户川河口之间，有一片芦苇荡。秋天，坐在由品川开往新桥的火车上，如果你凭窗远眺，你会看到洲崎方向茫茫一片，那就是如雪的芦花。

一天，我从洲崎沿堤岸向中川方向漫步。堤上的芒草开始是没膝高，渐渐地没了腰，最后，混杂在芦苇中的芒草高过人头。走在里面，什么都辨识不清。正当我拨开芒草窸窣前行时，忽然撞在某种东西上摔倒了，定睛一看，原来是扛着鱼竿的渔夫。

沿着堤岸继续前行，堤上的芒草和芦苇渐渐变得稀疏起来。但堤外东西二十余里，浩浩荡荡一片，全是芦花之洲。

驻足远望，我隐约看到一片碧水，才知那就是大海，海面上有点点帆影。一条水路将芦苇荡分开，宛转萦绕，最后流向大海。潮水已经退去，显露出来的沙滩上，数千个小螃蟹在洞穴里爬进爬出。粘着泥巴的芦苇根处，也有一些小螃蟹在爬动。满潮的时候，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面上映出倒影。渔歌和摇橹声，此起彼伏。

芦间不仅是鲷鱼、虎鱼、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就连苍鹭、鹈鸟也把这里当作隐身之所。

我站在堤岸上休憩，忽听从远处传来了枪声。顿时，一群

^① 清少纳言：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公元十世纪左右）女作家，著有散文集《枕草子》等书。



鹈鸟、伯劳鸟大声惊叫着，纷纷从我的头上飞掠而过，瞬间就消失在芦花深处。接着，周遭是一片沉寂，只有一望无际的芦花发出一阵轻柔的瑟瑟之声。

晨 霜

我爱霜，是因为它极致的纯净，也因为它能报知晴好的天气。清晨的太阳照在洁白的霜花上，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象。

十二月末的一个清晨，我途经大船户家。那是个罕见的霜晨，田野和房舍上看上去像是落了一层雪，甚至常绿树和竹林也是一片银白。

此时，东方的天空映着一片金色的云霞。紧接着，一轮明亮耀眼的朝阳跃出了地平线。

金色的霞光照耀着农舍和田野。那粒粒晶莹的白霜，向着太阳的一面，像水晶般闪闪发光；背着太阳的一面，透映着深紫色的暗影。

农舍、灌木丛、稻草垛，就连田地里的麦茬上，也半白半紫。隐隐约约中，霜依旧在紫影中闪烁着。

整个大地仿佛成了一块紫色的水晶。一个农夫站在霜地里烧稻草。蓝色的烟如薄雾般向四面弥漫开去，遮蔽了太阳。烟云越来越浓，由灰色变成蓝色。

整个景色都令我感到心旷神怡，我觉得我爱晨霜。

春天的忧伤

独自在野外漫步。仰望淡远恬静的天空，薄如轻烟般的云片，如绸般飘逸，如雾般轻柔。原野里的青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流经身旁的清澈溪水，跳跃着、歌唱着，快乐地向前潺潺



流淌。我徜徉在这清新的原野，任凭柔煦的风儿亲吻我的脸庞。

忽然，一种莫名的怀恋之情油然而生，刚欲捕捉，却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的灵魂不能不仰慕那遥远的天国。

春天的大自然宛若慈母。投身于这神圣的怀抱里，人的肉体似乎逐渐被融化、吸收，仿佛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时的你会哀怨人生苦短，仰慕大自然不朽的永恒。

换言之，这种春天里的忧伤，宛若我们投入慈母的怀抱，会产生一种近乎撒娇的感伤。

大海日出

睡梦中被涛声惊醒，我随即起身打开房门。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此时正是拂晓时分，我下榻在铫子镇的水明楼，楼下便是太平洋。

此刻为凌晨四点刚过，海面上依然是一片昏暗。只有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的声音。遥望东方的天空，沿水平线，渐渐出现了一片鱼肚白。其上面的天空里，悬着一弯金弓般的新月。月光圣洁优雅，仿佛在镇守东瀛。左首伸出黑黝黝的犬吠岬。岬角尖端灯塔上的旋转灯，在陆地和大海之间，不停地划出一轮轮白色的光环。

此时，有些许晓风从暗蓝色的海面上吹来。夜幕从东方逐渐被揭开。熹微的晨光，踏着波涛由远而近。白色的海浪，拍打着黑色的海岸，四周的景象越来越清晰可辨。

举目仰望，我看见那弯晓月，已经由一弯金弓幻化为一弯银弓。东方昏暗的天空也开始呈现一片黄色，逐渐变得清澈起来。银白的波峰和黝黑的波谷，在浩渺的大海上明灭变换着。



夜的身影犹在海上徘徊，而东边的天空已睁开眼睛。太平洋的黑夜就要离开了。

很快，曙光如绽放的鲜花，如荡漾的水波，在整个天空和海面蔓延、扩散。海水渐渐泛白，东方天际越发呈现出黄色。那弯新月、灯塔逐渐地黯淡下来，最后再也看不见了。此时，一群候鸟掠过大海，发出欢快的叫声，仿佛是太阳的使者。万顷波涛皆以最热烈的情怀，向着太阳殷殷地表达诚挚的心意，一种肃穆的声音在四方回响。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眼看着东方迸射出金光。忽然，遥远的东边海面上浮出了一点猩红。看哪！如此迅速！使人无暇想到这是日出。屏息注视，霎时，海神高擎手臂，只见红点出水，渐次化作金线，金梳，金蹄。随后，旋即一摇，摆脱了水面。红日出海，霞光万斛，朝阳喷彩，千里熔金。大洋之上，长蛇飞动，直奔眼底。突然，我看见面前的矶岸顿时卷起两丈多高的金色雪浪。

大海与岩石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天空已经变成紫色，温暖的南风吹拂着。当渔夫们匆忙地赶到海滨忙着收起渔网时，豆大的雨点落下来。

过了一会儿，雨停了，风却越来越大。抬头仰望，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积云，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天空，墨黑的，深紫的，还有的接近珍珠色，时而飞掠即逝，时而起伏翻卷，气象万千，将富士和天城诸山隐没在云朵之后。乌云映照下的大海，苍茫幽暗，像一个狂怒的巨人，大喊着，愤怒地咆哮着。狂怒的巨浪涌向海滩，猛烈地冲击岩石，仿佛要吞噬矶岸。



环顾海面，没有一片帆影。唯见那巨大的岩石，孤独地伫立在名岛之上，宛若张开大嘴、展开双翼的老鹰，岿然屹立着，抵挡狂涛巨浪的袭击。

啊，大海啊，你的愤怒令人敬畏；岩石啊，你抵抗的意志坚强无比。古代的英杰们，曾经像你那样，以浮世为敌，向上天寻求帮助，进行了孤高的战斗，最终取得胜利。

风依旧猛烈，大海依旧在狂怒之中。海浪前赴后继，汹涌而来，愤怒地冲击着海岸。远方海面上的小坪岬，看上去强健而粗朴，稳稳地盘踞在那里，面对汹涌而来的波涛。这不禁令我想起当年的相模太郎^①。

大 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句话最恰当地表达出了当人面对着河川时，内心的所思所想。诗人的千言万语终不及孔夫子的这句口头语。

大海固然浩瀚无边，宁静时如同慈母的胸怀，生气时让人想到仿佛是上天在勃然大怒。然而，“大河日夜奔流”的那种气势和意蕴，却是大海所不具有的。

假设你伫立在大河的岸边，望着那泱泱河水，它就这样默默地、永不停歇地流淌。“逝者如斯夫”，我们不禁会联想到时光的流逝。从亿万年以来，这似水流年在无限的时空中流逝，直至亿万年的将来皆是如此，永无止境。

^① 相模太郎：指日本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曾抵抗过中国元朝军队的进攻。



呵，眼前出现了点点白帆，接连从面前驶过，旋即消逝。曾经的罗马帝国，不就是这样昙花一现吗？呵，一片竹叶漂来，倏忽一闪，即不见踪影。亚历山大，拿破仑，不就类似这竹叶吗？他们今日何在？唯有这大河之水，静默地、从容地流淌。

我觉得，与站在大海之滨相比，站在大河之畔更能体会到“永恒”二字的涵义。

风

雨，能给我们以慰藉，能治愈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情变得宁静。真正给人哀愁的，不是雨，而是风。

风，飘然而来，飘然而去。不知其初起，不知其所终，萧萧而过，令人心碎。

风是人生流逝的声音。人不知风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闻此声而伤悲。一位古代的诗人已说过：“无论是在春天还是秋天，无论是凉爽的黄昏还是多风的早晨，伤悲皆自飒飒风里来。”

富士倒影

（一月十日）

冬至，太阳落到天城山边。

冬至过后，落日顺着伊豆半岛，日复一日地移向北面。待到春分，落日越过富士山，落到大山山麓。

夏至过后，太阳按原来的轨迹折回——日复一日地返回南面。待到秋分时，落日再次回到富士山。到了冬至，又落到天城山边。

在每年的上半年，落日往北面游历而去，下半年又朝南面



归来。在落日的这个旅程中，富士山正好位于中途，形同一个关卡。在春分和秋分时，太阳几乎正好落到富士山后。因此，当太阳两度越过富士山时，一年的时间刚好过去。而当太阳几乎正好落到富士山后时，富士山的倒影就映在相模湾里。

村里的渔夫们说，富士山投下的身影，在海湾里清晰鲜明。但迄今为止，在海湾里，我还从未看见过完美的富士山倒影。但是，在某个风平浪静的黄昏，如果沿着前川河的河滩漫步，你会看到对岸河滩水面下，倒映着呈圆锥型的富士山峰。如果站立着，你根本看不到；即使是几乎躺在河滩上，你也只是能看到峰顶的一点点影像。

富士山本身或许很轻易就能被看到。那么，为什么有幸一瞥它的倒影的机会，却只呈现给那些双膝跪地、仿佛是在对它顶礼膜拜的人呢？

夕阳已经落下，金色的天空映在海里。伊豆的群山和相模湾，宛若染上紫色。风已经停歇下来。不远处的海面上，在船夫的歌声中，一只归航的小船收起了它紫色的风帆。

现在，如果我们漫步在前川河岸边，我们能看到富士山的上半部倩影——已褪去紫色，浮在金色的水面上。

一个人肩上扛着渔网，伫立在河岸上。他正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晚潮里的灰色鲱鱼。他的头正好对着远方黑暗的山峰，在整个画面中形成一个暗色斑点；而他的身影，投射在水中的富士山倒影上。

富士山的黎明

（1898年1月/明治三十一年一月）

希望富有情趣的人能来看一看今日富士山的黎明。

